

红粉

作者：苏童

五月的一个早晨，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，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，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。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、卖香烟和卖自主花的几个小贩。除此之外，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，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。

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，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，她倚着门，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扮。后面的是小萼。她明显是刚刚睡醒，披头散发的，眼圈下有一道黑圈。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，摊主说，秋小姐，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？秋仪说，吃，怎么不吃？她随手拿了两块，递了一块给小萼。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，她说，我不想吃，我们得上去了。秋仪仍然站着，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，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走，秋仪说，怎么不想吃？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。

等到她们爬上车时，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。车上一共载了十五六个妓女，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。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。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，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，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。小萼说，刚才忘收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秋仪说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。小萼黯然地低下头，她说，把我们拉去到底干什么？秋仪说，说是检查性病，随便吧，反正我也活腻了，就是杀头我也不怕。

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，一些熟悉的饭店、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啦啦地闪过去。妓女们心事重重，没有人想对她们的未来发表一点见解。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，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。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，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，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，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溜笑，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，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。

猪猡！妓女们朝车下骂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，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，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。但是卡车也突然加速了，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，她们发现卡车正在朝城北开，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，上了黄包车。她就朝老浦挥手，老浦没有发现什么，秋仪又喊起来，老浦，我走啦。老浦没有听见：他的瘦长的身形越缩越小，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，戴着一顶礼帽。

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，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。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，翠云坊来的人都上楼去！

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，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，她说，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，秋仪扑哧一笑，她说，谁着急了？又不是排队买猪蹄膀。妓女们都笑起来，有人说，真恶心，好像劊猪一样的，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，他说，不准胡说八道，这是为你们好。他的神态很威严，妓女们一下就噤声不语了。

很快叫到了小萼。小萼站着不动，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，秋仪揉了揉她一把，叫你进去呢。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，她说，我怕，要不我俩一起进去。秋仪说，你怕什么？你又没染上什么脏病，让他们检查好了，不就是脱一下吗？小萼的嘴唇哆嗦着，好像快哭出来了。秋仪跺了跺脚说，没出息的货，那我就陪你进去吧。

小萼蜷缩在床上，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。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，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。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，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，她说，我没病，我不要检查，女军医说，都要检查，不管你有病没病。小萼又说，我身上正来着呢，多不方便。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，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？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了过来。这时候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。她朝那边看看，秋仪朝她挤了挤眼

睛。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。秋仪翻了个身说，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？胀死了谁负责？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。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，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，不准嘻嘻哈哈，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？

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，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，等候处理。有人在嘤嘤哭泣，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，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。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，而另外的妓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。

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，小萼的脸苍白无比，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，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，然后又擦脖颈、手臂和腿。小萼说，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。秋仪说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屁是有意放的，我心里憋足了气。小萼说，以后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秋仪叹了口气说，谁知道？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。我倒是不怕，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。小萼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是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，心里发慌。

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，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。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，她说，这下完了，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。小萼说，那怎么办？我还没收拾东西呢。秋仪轻声说，我们躲一躲再说。秋仪拉着小萼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。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，一股强烈的尿臭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。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，士兵只有十八九岁，长着红润的圆脸，他一手拉裤子，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萼，小萼吓得尖叫了一声。她们只好走出去，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，快点快点，你们两个快点上车。

秋仪和小萼重新站到了卡车上，秋仪开始咒骂不迭，她对押车的军官喊，要杀人吗，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，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军官不动声色他说，你喊什么，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，秋仪跺着脚说，可是我什么也没带，一文钱也没有，三角裤也没有换的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军官说，你什么也不用带，到了那里每人都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。秋仪说，谁要你们的东西，我要带上我自己的，金银首饰，旗袍丝袜，还有月经带，你们会给我吗？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，他说，我看你最不老实，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。

小萼紧紧捏住秋仪的手，她说，你别说了，我求求你别再说了。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。小萼呜咽起来，她说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？横竖是一刀，随它去吧。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了，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。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扳铸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，有人开始嚎陶大哭。长官，让我们回去！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。而年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，面孔铁板，丝毫不为所动。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，并且夹杂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。

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。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，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，纵身一跃，跳出了卡车，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，又弹回到地上。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，车上响起一片尖叫声。小萼惊呆了，紧接着的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，别开枪，放了她吧。小萼这样喊着，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，她把高跟鞋踢掉了，光着双脚，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，秋仪跑得很快，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，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，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：操不死的臭婊子。

1950年暮春，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。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。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。周围有几株桃树。当她们抵达的时候，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，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，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。

四面都是平缓逶迤的山坡，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，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，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，士兵就站在哨楼上了望营房的动静，瑞凤一来就告诉别人，她以前来过这里，那会儿是日本兵的营房，小萼说，你来这里来什么？瑞凤咬着指甲说，陪他们睡觉呀，我能干啥？

宿舍里没有床，只有一条用砖砌成的大统铺，军官命令妓女们自由选择。六个人睡一条铺。瑞凤对小萼说，我们挨着睡吧，小萼坐在铺上，看着土墙上斑驳的水渍和蜘蛛网，半晌

说不出话。她想起秋仪，秋仪不知，逃到哪里去了，如果她在身边，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。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，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，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。

在训练营的第一夜，妓女们夜不成寐。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，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，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。瑞凤说，这他妈哪里是人呆的地方？有人接茬说，本来就没把你当人看，没有一枪崩了就算便宜你了，瑞凤又说，让我们来干什么，陪人睡觉吗？妓女们笑起来，都说瑞凤糊涂透顶。半夜里有人对巡夜的哨兵喊，睡不着呀，给一片安眠药吧！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，他恶声恶气他说，让你们闹，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。你们以为上这儿来享福吗，让你们来是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。睡不着？睡不着就别睡！

改造是什么意思？瑞凤问小萼。

我不懂。小萼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想弄懂。

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让你卖了。有个妓女嘻嘻地笑着说。让你做工，让你忘掉男人，以后再也不敢去拉客。

到了凌晨时候，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，这期间她连续做了好几个恶梦。直到后来妓女们一个个地坐到尿桶上去，那些声音扳铸惊醒厂。小萼的身体非常疲乏，好像散了架。她靠在墙上，侧脸看着窗外。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，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。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，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，小萼打了个冷颤。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主活已经开始了。

秋仪回到喜红楼时天已经黑透了。门口的灯笼摘掉了，秋仪站在黑暗中拢了拢零乱的头发。楼门紧闭着，里面隐约传来搓麻将牌的声音。秋仪敲了很久，鸨母才出来开门，她很吃惊他说，怎么放你回来了？秋仪也不答话，径直朝里走，鸨母跟在后面说，你是逃回来的？你要是逃回来的可不行，他们明天肯定还要上门，现在外面风声紧。秋仪冷笑了一声说，我都不怕。你怕什么？我不过是回来取我的东西，鸨母说，取什么东西？你的首饰还有细软刚才都被当兵的没收了，秋仪噤噤地爬上楼梯，她说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吞了我的东西就不怕天打雷劈？

房间里凌乱不堪，秋仪找她的首饰盒果然找不到了，她就冲到客厅里，对打麻将的四个人说，怎么，现在开始把我的首饰当筹码了？鸨母仍然在摸牌，她说，秋仪你说话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多年我侍你像亲生女，我会吞你的血汗钱吗？秋仪不屑地一笑，她说，那会儿你指望我赚钱，现在树倒猢猻散，谁还不知道谁呀？鸨母沉下脸说，你不相信可以去找，我没精神跟你吵架，秋仪说，我也没精神，不过我这人不是好欺的主，什么事我都敢干。鸨母厉声说，你想怎么样？秋仪抱着臂绕着麻将桌走了一圈，突然说，点一把火最简卑了，省得我再看见这个臭烘烘的破窑子，鸨母冷笑了一声，她说，谅你也没这个胆子，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X喂狗吃。秋仪说，我怕什么，我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，挖X算什么？挖心也不怕！

秋仪奔下楼去，她从墙上撕下一张画就到炉膛里去引火，打麻将的人全跑过来拉扯秋仪的手，秋仪拼命地挥着那卷火苗喊，烧了，烧了，干脆把这窑子烧光，大家都别过了。拉她的人说，秋仪你疯了吗？秋仪说，我是疯了，我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，楼下正乱作一团时，鸨母从楼梯上扔下一个小包裹，鸨母气急败坏他说，都在里面了，拿着滚蛋吧。滚吧。

后来秋仪夹着小包裹走出了翠云坊。夜已经深了，街上静寂无人。秋仪走到街口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袭上心头。回头看看喜红楼，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，她很为小萼的境况担忧，但是秋仪无疑顾不上许多了。短短几日内物是人非，女孩都被永远地逐出了翠云坊。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，秋仪辨认了一下方向。她决定去城北寻找老浦，不管怎么样，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第一个人选。

老浦住在电力公司的单身公寓里。秋仪到那里时守门人刚刚打开铁门。守门人告诉秋仪说，老浦不在，老浦经常夜不归宿，秋仪说，没关系，我上楼去等他。秋仪想她其实比守门人更了解老浦。

秋仪站在老浦的房间前，耐心地等候。公寓里的单身职员们陆续拿着毛巾和茶杯走进盥洗间。有人站在水池前回头仔细地看秋仪的脸，然后说，好像是翠云坊来的。秋仪只当没听

见，她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，心里猜测着老浦的去向。老浦也许去茶楼喝早茶了，也许搭上了别的楼里的姑娘，他属于那种最会吃喝玩乐的男人。

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正等得心焦时，老浦回来了，老浦掏出钥匙打开门，一只手就把秋仪拉了进来。

没地方去了。秋仪坐到沙发上，说，解放军把翠云坊整个封了一卡车人全部拖到山沟里，我是跳车逃走的。

我听说了，老浦皱了皱眉头，他盯着秋仪说，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？

天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外面风声还紧，他们在抓人，抓去做苦工。我才不去做工，这一阵我就在你这儿躲一躲了，老浦，我跟你这点情分总归有吧？

这点忙我肯定要帮，老浦把秋仪抱到他腿上，又说，不过这儿人多眼杂，我还是把你接到我家里去吧，对外人就说是新请的保姆。

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人，就不能说是新婚的太太吗？秋仪搂住老浦的脖子亲了一下，又在他背上捶了一拳。

好吧，你愿意怎样就怎样。老浦的手轻柔地拎起秋仪的旗袍朝内看看，嘴里嘘了一口气，他说，秋仪，我见你就没命，你把我的魂给抢走。

秋仪朝地上阵了一口，她说，甜言蜜语我不稀罕，我真想拿个刀子把你们男人的心挖出来看看，看看是什么样子，什么颜色。说不定挖出来的是一摊烂泥，那样我也就死了心了。

两个人在无锡馄饨馆吃了点三鲜馄饨和小笼包，在路上拦了一辆黄包车，老浦说，现在我就带你回家，秋仪用一块丝巾蒙住半个脸，挽着老浦的手经过萧条而紊乱的街市，电影院仍然在放映好莱坞的片子，广告画上的英雄和美女一如既往地情意绵绵，秋仪指着广告说，你看那对男女，假的，老浦不解地问，什么假的？秋仪说什么都是假的，你对我关心是假的，我对你欢心也是假的，他们封闭翠云坊也是假的，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。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？

黄包车颠簸着来到一条幽静的街道上，老浦指着一座黄色的小楼那是我家，是我父亲去世前买的房产，现在就我母亲带一个佣人住。空了很多房间。秋仪跳下车，她问老浦，我该怎么称呼你母亲？老浦说，你叫她浦太太好了。秋仪说，咳，我就不会跟女人打交道。她们道我的身份吗？最好她也干过我这行，那就好相处了，老浦的脸马上就有点难看，他说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母亲是很有身份的人，见了她千万收敛点。你就说是我的同事，千万别露出马脚。秋仪笑了笑，这可难说，我这人不会装假。

浦太太坐在藤椅上打毛线。秋仪一见她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心里就虚了三分。长着这种马眼的女人大凡都是很厉害的。见面的仪式简单而局促，秋仪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，她始终感觉到浦太太尖锐的目光在她的全身上下敲敲打打的，浦太太的南腔北调的口音在秋仪听来也很刺耳。

女佣把秋仪领到楼上的房间，房间显然空关已久了，到处积满灰尘。女佣说，小姐先到会客间坐坐，我马上来打扫。秋仪挥挥手，你下去吧，等会儿我自己来打扫，秋仪把窗户拉开朝花园里俯视，老浦和浦太太还站在花园里说话，秋仪听见浦太太突然提高嗓门说，你别说谎了，我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什么货色，你把这种女人带回家、就不怕别人笑话！秋仪知道这是有意说给她听的。她不在乎。她从小就是这样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
从早晨到傍晚，小萼每天要缝三十条麻袋。其他人也一样，这是规定的任务，缝不完的不能擅自下工。这群年轻女人挤在一间昔日的军械库里缝麻袋，日子变得冗长而艰辛。那些麻袋是军用物资，每天都有卡年来把麻袋运出劳动营去。

小萼看见自己的纤纤十指结满了血泡，她最后连针也抓不住了，小萼面对着一堆麻袋片黯然垂泪，她说，我缝不完了，我的手指快掉下来了，边上的人劝慰说，再熬几天，等到血泡破了就结老茧了。结了老茧就好了。最后人都走空了，只留下小萼一个人陷在麻袋堆里，暮色渐浓，小萼听见士兵在门外来回踱步，他焦躁地喊，8号，你还没缝完呐，每天都是你落后。小萼保持僵直的姿势坐在麻袋上，她想我反正不想缝了，随便他们怎样处理我了。昔日的军械库弥漫着麻草苦涩的气味，夜色也越来越浓，值班的士兵啪地开了灯，他冲着小萼喊，8号你怎么坐着不动？小心关你的禁闭。小萼慢慢地举起她的手指给士兵看，她想解释

什么，却又懒得开口说话。那个士兵嘟哝着就走开了。小萼后来听见他在唱歌：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

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值班的士兵走进工场，看见小萼正在往房梁上拴绳套，小萼倦怠地把头伸到绳套里，一只手拉紧了绳子，士兵大惊失色，他叫了一声，8号，不许动！急急地开了一记朝天枪。小萼回头看着，小萼连忙用手护着脖子上的绳套说，你开枪干什么？我又不逃跑。士兵冲着那绳了，他说你想死吗？小萼漠然地点点头，我想死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

营房里的人听到枪声都往这边跑，妓女们趴在窗户朝里面张望。瑞凤说，小萼，他开枪打你吗？年轻的军官带着几个上兵，把小萼推出了工场。小萼捂着脸踉跄着朝外走，她边哭边说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了，除了死我没有办法。她听见妓女们一起大声恸哭起来。军官大吼，不准哭，谁再哭就毙了谁。马上有人叫起来，死也不让死，哭又不让哭，这种日子怎么过？不如把我们都毙了吧。不知是谁领头，一群妓女冲上来抱住了军官和士兵的腿，撕扯衣服，抓捏他们的裤裆，营房在霎时间混乱起来，远处哨楼上的探照灯打过来，枪声噼啪地在空中爆响。小萼跳到一堵墙后，她被自己点燃的这场战火吓呆了，这结果她没有想到。

妓女劳动营发生的骚乱后来曾经见诸报端，这是1950年暮春的事。新闻总是简洁笼统的，没有提小萼的名字，当然更没有人了解小萼是这场骚乱的根源。

第二天早晨小萼被叫到劳动营的营部。来了几个女干部，一式地留着齐耳短发，她们用古怪的目光打量了小萼一番，互相窃窃私语，后来就开始了漫长的谈话。

夜里小萼没有睡好，当她意识到自己惹了一场风波以后一直提心吊胆。如果他们一枪杀了她结果倒不算坏，但是如果他们存心收拾她要她缝四十条甚至五十条麻袋呢？她就只好另寻死路了。如果秋仪在，秋仪会帮她的，可是秋仪抛下她一个人逃了。整个谈话持续了一个上午，小萼始终恍恍惚惚的，她垂头盯着脚尖，她看见从翠云坊穿来的丝袜已经破了一个洞，露出一颗苍白而浮肿的脚趾。

小萼，请你说说你的经历吧。一个女干部对小萼微笑着说，别害怕，我们都是阶级姐妹。

小萼无力地摇了摇头，她说，我不想说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，就这些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

你这个态度是不利于重新做人的。女干部温和他说，我们想听听你为什么想到去死，你有什么苦就对我们诉，我们都是阶级姐妹，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。

我说过了，我的手上起血泡，缝不完三十条麻袋。我只好去死。

这不是主要原因。你被妓院剥削压迫了好多年，你苦大仇深，又无力反抗，你害怕重新落到敌人的手里，所以你想到了死，我说得对吗？

我不知道。小萼依然低着头看丝袜上的洞眼，她说，我害怕极了。

千万别害怕。现在没有人来伤害你了。让你们来劳动训练营是改造你们，争取早日回到社会重新做人。妓院是旧中国的产物，它已经被消灭了。你以后想干什么？想当工人，还是想到商店当售货员？

我不知道。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不太累人。

好吧。小萼，现在说说你是怎么落到鸨母手中的，我们想帮助你，我们想请你参加下个月的妇女集会，控诉鸨母和妓院对你的欺凌和压

我不想说。小萼说，这种事怎么好对众人说，我怎么说得出口？

没让你说那些脏事。女干部微红着脸解释说，是控诉，你懂吗？比如你可以控诉妓院怎样把你骗进去的，你想逃跑时他们又怎样毒打你的。稍微夸张点没关系，主要是向敌人讨还血债，最后你再喊几句口号就行了。

我不会控诉，真的不会。小萼淡漠他说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到喜红楼是画过押立了卖身契的，再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，他们凭什么打我呢？

这么说，你是自愿到喜红楼的？

是的，小萼又垂下头，她说，我十六岁时爹死了，娘改嫁了，我只好离开家乡到这儿找事干。没人养我，我自己挣钱养自己。

那么你为什么不到缙丝厂去做工呢？我们也是苦出身，我们都进了螺丝厂，一样可以挣钱

呀。

你们不怕吃苦，可我怕吃苦。小萼的目光变得无限哀伤，她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，她说，你们是良家妇女，可我天生是个贱货。我没有办法，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。

妇女干部们一时都无言以对，她们又对小萼说了些什么就退出去了。然后进来的是那些穿军服的管教员。有一个管教员把一只小包裹扔到小萼的脚下，说，8号，你姐沅送来的东西。小萼看见外面的那条丝巾就知道是秋仪托人送来的。她打开包裹，里面塞着丝袜、肥皂、草纸和许多零食，小萼想秋仪果真没有忘记她，茫茫世界变幻无常，而秋仪和小萼的姐妹情谊是难以改变的。小萼剥了一块太妃夹心糖含在嘴里，这块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小萼对生活的信心。后来小萼嚼着糖走过营房时自然又扭起了腰肢，小萼是个细高挑的女孩，她的腰像柳枝一样细柔无力，在麻袋工场的门口，小萼又剥了一块糖，她看见一个士兵站在桃树下站岗，小萼对他妩媚地笑了笑，说，长官你吃糖吗？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，他说，谁吃你的糖？也不嫌恶心。

去劳动营给小萼送东西的是老浦。老浦起初不肯去，无奈秋仪死磨硬缠，秋仪说，老浦你有没有人味就看这一回了。老浦说，哪个小萼？就是那个瘦骨伶仃的黄毛丫头？秋仪说，你喜欢丰满，自然也有喜欢瘦的，也用不着这样损人家，人家小萼还经常夸你有风度呢，你说你多浑。

秋仪不敢随便出门，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睡觉。白天一个人睡，夜里陪老浦睡。在喜红楼的岁岁月月很飘逸地一闪而过，如今秋仪身份不明，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，也许只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包金银细软。秋仪坐在床上，把那些戒指和镯子之类的东西摆满了一床，她估量着它们各自的价值，这些金器就足够养她五六年了，秋仪对此感到满意。有一只镯子上镌着龙凤图案，秋仪最喜欢，她把手镯套上腕子，这时候她突然想到小萼，小萼也有这样一只龙凤镯，但是小萼临去时一无所有，秋仪无法想像小萼将来的生活，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赖男人，但是男人却不是可靠的。

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秋仪察觉到浦太太对她的态度越来越恶劣。有一天在饭桌上浦太太开门见山地问她，秋小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家呢？秋仪说，怎么，下逐客令吗？浦太太冷笑了一声说，你不是什么客人，我从来没请你到我家来，我让你在这儿住半个月就够给面子了。秋仪不急不恼他说，你别给我摆这副脸，老娘不怕，有什么对你儿子说去，他让我走我就走。浦太太摔下筷子说，没见过你这种下贱女人，你以为我不敢对他说？

这天老浦回家后就被浦太太拦在花园里了。秋仪听见浦太太对他又哭又闹的，缠了好半天，秋仪觉得好笑，她想浦太太也可怜，这是何苦呢？她本来就没打算赖在浦家，她只是不喜欢被驱逐的结果，太伤面子了。

老浦上楼后脸上很尴尬。秋仪含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等着他说话。秋仪想她倒要看看老浦怎么办。老浦跑到盥洗间洗淋浴，秋仪说，要我给你擦背吗？老浦说，不要了，我自己来。秋仪听见里面的水溅得哗哗地响，后来就传来老浦闷声闷气的一句话，秋仪，明天我另外给你找个住处吧，秋仪愣了一会儿。秋仪很快就把盥洗间的门踢开了，她指着老浦说，果然是个没出息的男人，我算看错你了。老浦的嘴凑在水龙头上，吐了一口水说，我也没办法，换个地方也好。我们一起不是更方便吗？秋仪不再说话，她飞速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全部塞到刚买的皮箱里。然后她站到穿衣镜前，梳好头发，淡妆地化了妆。老浦在腰间围了条浴巾出来。他说，你这就要走？你想去哪里？秋仪说，你别管，把钱掏出来。老浦疑惑他说，什么钱？秋仪啪地把木梳砸过去，你说什么钱？我陪你这么多天，你想白嫖吗？老浦捡起木梳放到桌上，他说，这多没意思，不过是换个住处，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秋仪仍然柳眉倒竖，她又踢了老浦一脚。你倒是给我掏呀，只当我最后一次接客，只当我接了一条狗。老浦咕嘟着从钱包里掏钱，他说，你要多少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。这时候秋仪终于哭出声来，她抓过那把钞票拦腰撕断，又摔到老浦的脸上，秋仪说，谁要你的钱，老浦，我要过你的钱吗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。老浦躲闪着秋仪的攻击，他坐到沙发上喘着气说，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呢？你既然不想走就再留几天吧。秋仪已经拎起了皮箱，她尖叫了一声，我不稀罕！然后就奔下楼去，在花园里她撞见了浦太太，浦太太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看着秋仪的皮箱，秋仪呸地对她吐了一口唾沫，她说，你这个假正经的女人，我咒你不得好死。

秋仪起初是想回家的。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，许多孩子在煤碴路上追逐嬉闹，空中挂满了滴着水的衣服和尿布，她又闻到了熟悉的贫穷肮脏的酸臭味。秋仪看见她的瞎子老父亲坐在门口剥蚕豆，她的姑妈挽着袖子从一只缸里捞咸菜，在他们的头顶是那块破烂的油毡屋顶，一只猫正蹲伏在那里。车夫说，小姐下车吗？秋仪摇了摇头，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在经过父亲身边时，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，扔到盛蚕豆的碗里，父亲竟然不知道，他仍然专心地剥着蚕豆，这让秋仪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。她用手绢捂住脸，对车夫说，走吧，再往前走。车夫说，小姐你到底要去哪里？秋仪说，让你走你就走，你怕我不付车钱吗？

路边出现了金黄色的油菜花地，已经到了郊外的乡村了，秋仪环顾四周的乡野春景，有一大片竹林的簇拥中，露出了玩月庵的黑瓦白墙。秋仪站起来，她指着玩月庵问车夫，那是什么庙？车夫说，是个尼姑庵。秋仪突然自顾笑起来，她说，就去那儿，干脆剃头当尼姑了。

秋仪拎着皮箱穿过竹林，有两个烧香的农妇从玩月庵出来，狐疑地盯着秋仪看，其中一个说，这个香客是有钱人。秋仪对农妇们笑了笑，她站在玩月庵的朱漆大门前，回头看了看泥地上她的人影，在暮色和夕光里那个影子显得单薄而柔软。秋仪对自己说，就在这儿，干脆剃头当尼姑了。

庵堂里香烟缭绕，供桌上的松油灯散着唯一的一点亮光。秋仪看见佛龕后两个尼姑青白色的脸，一个仍然年轻，一个非常苍老。她们漠然地注视着秋仪，这位施主要烧香吗？秋仪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，多日来紧张疲乏的身体在庵堂里猛然松弛下来，她跪在蒲团上对两个尼姑磕了一记响头，她说，两位师傅收下我吧，我已经无处可去。两个尼姑并不言语，秋仪说，让我留在这里吧，我有很多钱，我可以养活你们。那个苍老的尼姑这时候捻了捻佛珠，飞快地吟诵了几句佛经，年轻的则掩嘴偷偷地笑了，秋仪猛地抬起头，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焦躁和绝望，秋仪的手拼命敲着膝下的蒲团，厉声喊道，你们聋了吗？你们听不见我在求你们？让我当尼姑，让我留在这里，你们再不说话我就放一把火，烧了这个尼姑庵，我们大家谁也活不成。

秋仪怎么也忘不了在玩月庵度过的第一个夜晚。她独自睡在堆满木柴和农具的耳房里，窗台上点着一支蜡烛。夜风把外面的竹林吹得飒飒地响，后来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。秋仪在雨声中辗转反侧，想想昨夜的枕边还睡着老浦，仅仅一夜之间脂粉红尘就隔绝于墙外。秋仪想这个世界确实是诡谲多变的，一个人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谁会想到喜红楼的秋仪现在进了尼姑庵呢！

很久以后小萼听说了秋仪削发为尼的事情。老浦有一天到劳动营见了小萼，他说的头一句话就是秋仪进尼姑庵了。小萼很吃惊，她以为老浦在说笑话。老浦说，是真的，我也才知道这事。我去找她，她不肯见我，小萼沉默了一会儿，眼圈就红了。小萼说，这么说你肯定亏待了秋仪，要不然她绝不会走这条路。老浦愁眉苦脸他说，一言难尽，我也有我的难处。小萼说，秋仪对你有多好，翠云坊的女孩有这份细心不容易，老浦你明白吗？老浦说我明白，现在只有你小萼去劝她了，秋仪听你的话，小萼苦笑起来，她说老浦你又糊涂了，我怎么出得去呢？我要出去起码还有半年，而且要劳动表现特别好，我又干不好，每天只能缝二十条麻袋，我自己也恨不能死。

两人相对无言，他们坐在哨楼下的两块石头上。探视时间是半个钟头，小萼仰脸望了望哨楼上的哨兵说，时间快到了，老浦你再跟我说点儿别的吧。老浦问，你想听点什么？小萼低下头去看着地上的石块，随便说点儿什么，我什么都想听，老浦呆呆地看着小萼削尖的下颌，伸过手去轻轻地摸了一下，他说，小萼，你瘦得真可怜。小萼的肩膀猛地缩了起来，她侧过脸去，轻声说，我不可怜，我是自作自受，谁也怨不得。

老浦给小萼带来了另外一个坏消息，喜红楼的鸨母已经离开了本地，小萼留在那里的东西也被席卷而空了，小萼哀怨地看了老浦一眼，说，一点没留下吗？老浦想了想说，我在门口抢到一只胭脂盒，好像是你用过的，我扳贮带回家了。小萼点点头，她说，一只胭脂盒，那么你就替我留着它吧。

事实上小萼很快就适应了劳动营内的生活，她是个适应性很强的女孩，缝麻袋的工作恢复

了良好的睡眠，小萼昔日的神经衰弱症状不治而愈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瑞凤的手经常伸进她的被窝，在小萼的胸脯和大腿上摸摸捏捏的，小萼也不恼，她把瑞凤的手推开，自顾睡了。有一天她梦见一只巨大的长满黑色汗毛的手，从上至下慢慢地掠过她的身体，小萼惊出了一身汗。原来还是瑞凤的手在作怪，这回小萼生气了，她狠狠地在瑞凤的手背上掐了一记，不准碰我，谁也别来碰我！

在麻袋二场里，小萼的眼前也经常浮现出那只男人的手，有时候它停在空中保持静止，有时候它在虚幻中游过来，像一条鱼轻轻地啄着小萼的敏感部位。小萼面红耳赤地缝着麻袋，她不知道那是谁的手，她不知道那只手意味着什么内容，只模糊感觉到它是昔日生活留下的一种阴影。

到了1952年的春天，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满，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到城市去了。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足无措，她的瘦削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。妇女干部问，难道你不想出去？小萼说，不，我只是不知道出去后该怎么办，我有点害怕。妇女干部说，你现在可以自食其力重新做人了，我们会介绍你参加工作的，你也可以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了。妇女干部拿出一叠表格，她说，这里有许多工厂在招收女工，你想选择哪一家呢？小萼翻看了一下表格，她说，我不懂，哪家工厂的活最轻我就去哪家。妇女干部叹了口气说，看来你们这些人的思想是改造不好的，那么你就去玻璃瓶加工厂吧，你这人好吃懒做，就去拣拣玻璃瓶吧。

在玩月庵的开始那些日子，秋仪仍然习惯于对镜梳妆。她看见镜子里的脸日益泛出青白色来，嘴唇上长了一个火疱。她摸摸自己最为钟爱的头发，她想这些头发很快就要从她身上去除，而她作为女人的妩媚也将随之消失。秋仪对此充满了惶恐。

老尼姑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给秋仪剃发赐名。刀剪用红布包着放在供台上，小尼姑端着一盆清水立于侧旁。秋仪看着供台上的刀剪，双手紧紧捧住自己的头发。秋仪突然大声叫起来，我不剃，我喜欢我的头发。老尼姑说，你尘缘未断，本来就不该来这里，你现在就走吧。秋仪说，我不剃发，我也不走。老尼姑说，这不行，留发无佛，皈佛无发，你必须作出抉择。秋仪怒睁双眼，她跺跺脚说，好，用不着你来逼我，我自己绞了它。秋仪抓起剪刀，另一只手朝上拎起头发，刷地一剪下去，满头的黑发轻飘飘地纷纷坠落在庵堂里，秋仪就哭着在空中抓那些发丝。

秋仪剃度后的第三天，老浦闻讯找到了玩月庵。那天没有香火，庵门是关着的。老浦敲了半天门，出来开门的就是秋仪，秋仪看看是老浦，迅速地把门又顶上了，她冲着老浦说了个字，滚。老浦乍地没认出是秋仪，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秋仪在院子里对谁说，别开门，外面是个小偷。老浦继续敲门，里面就没有动静了。老浦想想不甘心，他绕到庵堂后面，想从院墙上爬过去，但是那堵墙对老浦来说太高了，老浦从来没干过翻墙越窗这类事。老浦只好继续敲门，同时他开始拼命地推，慢慢地听见里面的门闩活动了，门掩开了一点，老浦试着将头探了进去，他的肩膀和身体卡在门外。秋仪正站在门后，冷冷地盯着老浦伸过来的脑袋，老浦说，秋仪，我总算又见到你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秋仪用双手捂住了她的头顶，这几乎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。老浦竭力在门缝里活动，他想把肩膀也挤进去。老浦说，秋仪，你开开门呀，我有好多话对你说，你干什么把头发剃掉呢？现在外面没事了。你用不着东躲西藏了，可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剃掉呢？老浦的一只手从门缝里伸进来，一把抓住了秋仪的黑袍。秋仪像挨了烫一样跳起来，她说，你别碰我！老浦抬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秋仪，秋仪仍然抱住她的头，她尖声叫起来，你别看我！老浦的手拼命地在空中划动，想抓住秋仪的手，门板被挤压得嘎嘎地响。这时候秋仪突然从门后操起了一根木棍，她把木棍举在半空中对老浦喊，出去，给我滚出去，你再不滚我就一棍打死你。

老浦沮丧地站在玩月庵的门外，听见秋仪在里面呜呜地哭了一会儿。老浦说，秋仪你别犟了，跟我回去吧，你想结婚我们就结婚，你想怎样我都依你，但是秋仪已经踢踢吐吐地走掉了。老浦面对着一片死寂，只有茂密的竹林在风中飒飒地响，远远的村舍里一只狗在断断续续地吠，玩月庵距城市十里之遥，其风光毕竟不同于繁华城市。这一天老浦暗暗下决心跟秋仪断了情丝，他想起自己的脑袋夹在玩月庵的门缝里哀求秋仪，这情景令他斯文扫地，老浦想世界上有许多丰满的如花似玉的女人，他又何苦天天想着秋仪呢，秋仪不过是翠云坊的一个妓女罢。

1952年老浦的阔少爷的奢侈生活遭到粉碎性的打击，浦家的房产被政府没收，从祖上传下来的巨额存款也被银行冻结，老浦的情绪极其消沉，他天天伏在电力公司的写字桌上打瞌睡。有一天老浦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小萼打来的，小萼告诉老浦她出来了，她想让老浦领她去见秋仪。老浦说，找她干什么？她死掉一半了，你还是来找我，我老浦好歹还算活着。

在电力公司的门口，老浦看见小萼从大街上姗姗而来，小萼穿着蓝卡其列宁装，黑圆口市鞋，除了走路姿势和左顾右盼的眼神，小萼的样子与街上的普通女性并无二致。小萼站在阳光里对老浦嫣然一笑，老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她比原先漂亮多了，他的心为之怦然一动。

正巧是吃午饭的时间，老浦领着小萼朝繁华的饭店街走，老浦说，小萼你想吃西餐还是中餐？小萼说，西餐吧，我特别想吃猪排、牛排，还有罐焖鸡，我已经两年没吃过好饭了。老浦笑着连声允诺，手却在西装口袋里紧张地东掏西挖，今非昔比，老浦现在经常是囊中羞涩的。老浦估量了一下口袋里的钱，心想自己只好饿肚子了。后来两个人进了著名的企鹅西餐社，老浦点菜都只点一份，自己要了一杯荷兰水。小萼快活地将餐巾铺在膝上，说，我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。老浦说，只要你高兴就行，我已经在公司吃过了，我陪你喝点酒水吧。

后来就谈到了秋仪，小萼说，我真不相信，秋仪那样的人怎么当了姑子，她是个喜欢热闹的人。老浦说，鬼知道，这世道乱了套，什么都乱了。小萼用刀叉指了指老浦的鼻子，她说，你薄情寡义，秋仪恨透了你才走这条路。老浦摊开两只手说，她恨我我恨谁去，我现在也很苦，佩不上她了。小萼沉默了一会儿，叹口气说，秋仪好可怜，不过老浦你说得也对，如今大家只好自顾自了。

侍者过来结帐，幸好还没有出洋相。老浦不失风度地给了小费。离开西餐社时小萼是挽着老浦的手走的。老浦想想自己的窘境，不由得百感交集。看来是好梦不再了，在女人面前一个穷酸的男人将寸步难行。两人各怀心事地走，老浦一直把小萼送到玻璃瓶加工厂。小萼指了指竹篱笆围成的厂区说，你看我呆的这个破厂，无聊死了。老浦说，过两天我们去舞厅跳舞吧。小萼说，现在还有舞厅吗？老浦说，找找看，说不定还有营业的。小萼在原地划了一个狐步，她说，该死，我都快忘了。小萼抬起头看看老浦，突然又想起秋仪，那么秋仪呢？小萼说，我们还是先别跳舞了，你带我去看秋仪吧。老浦怨恨地摇摇头，我不去了，她把我夹在门缝里不让进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小萼说，我一个人怎么去？我又不认识路，再说我现在也没有钱给她买礼物。不去也行，那么我们就去跳舞吧。

三天后小萼与老浦再次见面。老浦这次向同事借了钱装在口袋里，他们租了一辆车沿着商业街道一路寻找热闹的去处。舞厅酒吧已经像枯叶一样消失了，入夜的城市冷冷清清，店铺稀疏残缺的霓虹灯下，有一些身份不明者蜷缩在被窝里露宿街头。他们路过了翠云坊口的牌楼，牌楼上挂着横幅和标语，集结在这里做夜市的点心摊子正在纷纷撤离。小萼指着一处摊子叫老浦，快，快下去买一客水晶包，再迟就赶不上了。老浦匆匆地跳下去，买了一客水晶包，老浦扶着车子望了望昔日的喜红楼，喜红楼黑灯瞎火的，就像一块被废弃的电影布景。老浦说，小萼，你想回去看看吗？小萼咬了一口水晶包，嘴里含糊他说，不看不看，看了反而伤心，老浦想了想说，是的，看了反而伤心。他们绕着城寻找舞厅，最后终于失望了，有一个与老浦相熟的老板从他家窗口探出头，像赶鸡似的朝他们挥手，他说，去，去，回家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想跳舞？要跳回床上跳去，8家舞厅都取缔啦。老浦怅然地回到黄包车上，他对小萼说，怎么办？剩下的时间怎么打发呢？小萼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随便你。老浦想了想说，到我那里去跳吧。我现在的房子很破，家具也没有，不过我还留着一罐德国咖啡，还有一台留声机，可以跳舞，跳什么都行。小萼笑了笑，抿着嘴说，那就走吧，只要别撞上旁的女人就行。

这一年老浦几易其居，最后搬到电力公司从前的车库里。小萼站在门口，先探头朝内张望了一番，她说，想不到老浦也落到了这步田地。老浦说，世事难测，没有杀身之祸就是幸运了。小萼走进去往床上一坐，两只脚噗地一敲，皮鞋就踢掉了。小萼说，老浦，真的就你一个人？老浦拉上窗帘，回头说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呀，我母亲到我姐姐家住了，我现在更是一个人啦。

小萼坐在床上翻着一本电影画板，她抬头看看老浦，老浦也呆呆地朝她看。小萼笑起来说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放音乐跳舞呀。老浦说，我的留声机坏了。小萼说，那就煮咖啡呀。

老浦说，炉子也熄掉了。小萼就用画报蒙住脸咯咯地笑起来，她说，老浦你搞什么鬼？你就这样招待我吗？老浦一个箭步冲到床上，揽住小萼的腰，老浦说我要在床上招待你，说着就拉灭了电灯。小萼在黑暗中用画报拍打着老浦，小萼喘着气说，老浦你别撩我，我欠着秋仪的情。老浦说这有什么关系，现在谁也顾不上谁了。小萼的身体渐渐后仰，她的手指习惯性地掐着老浦的后背。小萼说，老浦呀老浦，你让我怎么去见秋仪？老浦立刻就用干燥毛糙的舌头控制了小萼的嘴唇，于是两个人漂浮在黑暗中，不再说话了。

玻璃瓶加工厂总共有二十来名女工，其中起码有一半是旧日翠云坊的女孩，她们习惯于围成一圈，远离另外那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工。工作是非常简单的，她们从堆成小山的玻璃瓶中挑出好的，清洗干净，然后这些玻璃瓶被运送出去重新投入使用。当时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手工业的存在，许多人把玻璃瓶加工厂称做妓女作坊。

小萼的工作是清洗玻璃瓶，她手持一柄小刷子伸进瓶口，沿着瓶壁旋转一圈，然后把里面的水倒掉，再来一遍，一只绿色的或者深棕色的玻璃瓶就变得光亮干净了。小萼总是懒懒地重复她的劳动，一方面她觉得非常无聊，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知道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轻松省力的工作了。小萼每个月领十四元工资，勉强可以维持生计。头一次领工资的时候小萼很惊诧，她说，这点钱够干什么用？女厂长就抢白她说，你想干什么用？这当然比不上你从前的收入，可是这钱来得干净，用得踏实。小萼的脸有点挂不住，她说，什么干净呀脏的，钱是钱，人是人，再干净的人也要用钱，再脏的人也要用钱，谁不喜欢钱呢？女厂长很厌恶地膘了小萼一眼，然后指着另外那些女工说，她们也领这点儿工资，她们怎么就能过？一出门小萼就骂，白花花，一脸麻，真恶心的。原来女厂长是个麻脸，小萼一向认为麻脸的人是最刁钻可恶的。她经常在背后挖苦女厂长的麻脸，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女厂长的耳朵里，女厂长气得把玻璃瓶朝小萼身上砸。她是个身宽体壮的山东女人，扑上来把小萼从女工堆里拉出来，然后就揪住小萼的头发往竹篱笆上撞，女厂长说，我是麻脸，是旧社会害的，得了天花没钱治，你的脸漂亮，可你是个小婊子货，你下面脏得出蛆，你有什么脸对别人说三道四的？小萼知道自己惹了祸，她任凭暴怒的女厂长扳铸的脸往竹篱笆上撞，眼泪却簌簌地掉了下来。女工纷纷过来拉架，小萼说，你们别管，让她把我打死算了，我反正也不想活了。

这天夜里小萼又去了老浦的汽车库。小萼一见老浦就扑到他怀里哭起来。老浦说小萼你怎么啦？小萼呜咽着说，麻脸打我。老浦说，她为什么打你？小萼说，我背后骂了她麻脸。老浦禁不住吭地笑出声来，那你为什么要在背后骂她呢？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你现在不比在喜红楼，凡事不能大任性，否则吃亏还在后面呢。小萼仍然止不住她的眼泪，她说，鸨母没有打过我，嫖客也没有打过我，就是劳动营的人也没有打过我，我倒被这个麻脸给打了，你让我怎么咽得了这口气？老浦说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小萼用手抓着老浦的衣领，小萼说，老浦，我全靠你了，你要替我出这口气，你去把麻脸揍一顿：老浦苦笑道，我从来没打过人，更不用说去打一个女人了。小萼的声音就变了，她用一种悲哀的目光盯着老浦说，好你个老浦，你就忍心看我受气受苦，老浦你算不算个男人？你要还算是男人就别给我装蒜，明天就去揍她！老浦说，好吧，我去找人揍她一顿吧。小萼又叫起来，不行，我要你去揍她，你去揍了她我才解气。老浦说，小萼你真能缠人，我缠不过你。

老浦觉得小萼的想法简直莫名其妙，但他第二天还是埋伏在玻璃瓶加工厂外面攻击了麻脸女人。老浦穿着风衣，戴着口罩站在那里等了很久，看见一个脸上长满麻子的女人从里面出来，她转过身锁门的时候老浦迎了上去，老浦说，对不起，女人回过头，老浦就朝她脸上打了一拳，女人尖叫起来，你干什么？老浦说，你别瞎叫，这就完了。老浦的手又在她臀部上拧了一把，然后他就跑了。女人在后面突然喊起来，流氓，抓流氓呀！老浦吓了一跳，拼命地朝一条弄堂里跑，幸好街上没有人，要是有人追上了他就狼狈了。老浦后来停下来喘着粗气，他想想一切都显得很荒唐，也许他不该拧麻脸女人的臀部，这样容易造成错觉，好像他老浦守在门口就是为了吃麻脸女人的豆腐。老浦有点自怜地想，为了女人他这大半辈子可没少吃苦。

老浦回到他的汽车库，门是虚掩着的。小萼正躺在床上剪脚指甲，看见老浦立刻把身子一弓，钻进了被窝。小萼说，你跑哪里去风流了？老浦说，那，不是你让我替你去出气吗？我去打了麻脸女人一顿，打得她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了，小萼咯咯地笑起来，她说，老浦你

也真实在，我其实是试试你对我疼不疼，谁要你真打她呀？老浦愣在那里听小蓁疯笑着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老浦想他怎么活活地被耍了一回，差一点出了洋相。老浦就骂了一句，你他妈的神经病。小蓁笑够了就拍了拍被子，招呼老浦说，来吧，现在轮到我给你消气了。老浦沉着脸走过去掀被子，看见小蓁早已光着了，老浦狠狠地掐了她一下，咬着牙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我今天非要把你弄个半死不活，小蓁勾起手指刮刮老浦的鼻子，她说，就怕你没那个本事嘛。

汽车库里的光线由黄渐渐转至虚无，最后是一片幽暗。空气中有一种言语不清的甜腥气味。两个人都不肯起床，突然砰地一声，窗玻璃被什么打了一下，老浦腾地跳起来，掀开窗帘一看原来是两个小男孩在掷石子玩。老浦捂着胸口骂了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是谁来捉奸呢。小蓁在床上问，是谁，不是秋仪吧？老浦说，两个孩子。小蓁跳下床，朝一只脸盆里解手。老浦叫了起来，那是我的脸盆！小蓁蹲着说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马上泼掉就是了。随手就朝修车用的地沟里一泼。老浦又叫起来，哎呀，泼在我的皮鞋上了！原来老浦的皮鞋都是扔在地沟里的。老浦赶紧去捞他的皮鞋，一摸已经湿了。老浦气得把鞋朝墙角一摔，怎么搞的，你让我明天穿什么？小蓁说，买双新皮鞋好了。老浦苦笑了一声，你说得轻巧，老子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哪儿有钱买皮鞋？小蓁见老浦真的生气，自己也很不高兴，小蓁撅着嘴说，老浦你还算不算个男人，为双破皮鞋对我发这么大的火。就坐在那里不动了。

老浦沮丧地打开灯，穿好了衣服。看看小蓁披着条枕巾背对着他，好像要哭的样子，老浦想他真是拿这些女人没有办法。老浦走过去替小蓁把衣裙穿好，小蓁才破涕而笑。我肚子饿了。小蓁说。肚子饿了就出去吃饭，老浦说。去哪里吃？去四川酒家好吗？出去了再说吧，老浦从枕头下摸出他的金表，叹口气说，不知道它能换多少钱？小蓁说，你要把金表当掉吗？老浦说，只能这样，我手上已经一文不名了，这事你别对人说，说出去丢我的脸，小蓁皱看眉头说，这多不好，我们就饿上一顿吧。老浦挽住小蓁的手说，走###你别管那么多，我老浦从来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他明天是死是活呢。

两个人拉扯着走出汽车库。外面的泥地上浮起了一些水洼，原来外面下过雨了，他们在室内浑然不知。风吹过来已经添了很深的秋意。小蓁抱着肩膀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住了。老浦说，又怎么了？小蓁抬头看看路边的树，看看树枝上暗蓝色的夜空，她说，天凉了，又要过冬天了。老浦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？秋天过去总归是冬天。小蓁说，我怕，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怎么熬过这个冬天？没有火烤了，也没有丝棉棉袍，这个冬天怎么过？老浦说，你怕冷，没关系，我会把你捂得很暖和的。小蓁看了眼老浦，低下头说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我们老在一起没有名分不行，老浦你干脆娶了我吧。老浦愣了一会儿，说，结婚好是好，可是我怕养不活你。我该结婚的时候不想结婚，到想结婚时又不该结婚了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个穷光蛋吗？小蓁莞尔一笑，走过来勾住了老浦的手，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嫁个穷光蛋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
在剩余的秋天里，老浦为他和小蓁的婚事奔波于亲朋好友之间，目标只是借钱。老浦答应了小蓁要举行一个像样的婚礼，要租用一套单门独院，另外小蓁婚后不想去玻璃瓶工厂上班了，一切都需要钱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小蓁已经怀孕了。老浦依稀记得有人告诉过他，只有最强壮的男人才会使翠云坊的女孩怀孕，老浦为此感到自豪。

没有多少人肯借钱给老浦。亲戚们或者是冷脸相待，或者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，老浦知道这些人的潜台词，你是个著名的败家浪荡子，借钱给你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，我们玩不起，老浦于是讪讪地告辞，把点心盒随手放在桌上。老浦从不死缠硬磨，即使是穷困潦倒，也维护一贯的风度和气派，只是心里暗叹人情淡薄，想想浦家发达的时候，这些人恨不得来舔屁眼，现在却像见瘟神一样躲着他。老浦只好走最后一步棋，去求母亲帮忙。他本来不想惊动她，浦太太是决计不会让他娶小蓁的。但事已至此，他只能向她摊牌了，于是老浦又提了礼盒去他姐姐家。

浦太太果然气得要死要活，她指着老浦的鼻子说，你是非要把我气死不可了，好端端一个上流子弟，怎么就死死沾着两个婊子货？我不会给你钱，你干脆把我的老命拿走吧。老浦耐心地劝说着，他说，小蓁是个很好的姑娘，我们结了婚会好好过的。浦太太说，再好也是

个婊子货，你以为这种女人她会跟你好好过吗？老浦说，妈，我这是在求你，小萼已经怀孕了，浦太太鼻孔里哼了一声，怀孕了？她倒是挺有手段，浦家的香火难道要靠一个婊子来续吗？老浦已经急得满脸通红，他嗓音嘶哑着说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浦太太最后瘫坐在一张藤椅上嚎陶大哭。老浦有点厌恶地看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样子，他想，这是何必呢？我老浦没杀人没放火，不过是要和翠云坊的小萼结婚。为什么不能和妓女结婚？老浦想他偏偏就喜欢上了小萼，别人是没有办法的。

浦太太最后递给老浦一个铁皮烟盒。烟盒里装着五根金条。浦太太冷冷地看着老浦，浦家只有这点儿东西了，你拿去由着性子败吧，败光了别来找我，我没你这个儿子了。老浦把烟盒往兜里一塞，对母亲笑了笑说，您不要我来我就不来，反正我也不要吃您的奶了。

1953年冬天，老浦和小萼的婚礼在一家闻名南方的大饭店里举行。虽然两家亲友都没有到场，宾客仍然坐满了酒席。老浦遍请电力公司的所有员工，而小萼也把旧日翠云坊的姐妹们都请来了。婚礼极其讲究奢华，与其说是习惯使然，不如说是刻意安排，老浦深知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欢乐了。电力公司的同事发现老浦在豪饮阔论之际，眉宇间凝结着牢固的忧伤。而婚礼上的小萼身披白色婚纱，容光焕发地游弋于宾客之间，其美貌和风骚令人倾倒。人们知道小萼的底细，但是在经过客观的分析和臆测之后，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了。婚礼永远是欢乐的，它掩盖了男人的污言秽语和女人的阴暗心理。昔日翠云坊的妓女早已看出小萼体态的变化，她们对小萼一语双关他说，小萼，你好福气呐。小萼从容而妩媚地应酬着男女宾客，这时有个侍者托着一个红布包突然走到小萼面前，说，有个尼姑送给你的东西，说是你的嫁妆。小萼接过红布包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紫贡缎面的首饰盒，再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只龙凤镯，镯上秋仪的名字赫然在目。小萼的脸煞地白了，她颤声问侍者，她人呢？侍者说，走了，她说她没受到邀请。小萼提起婚纱就朝外面跑，嘴里一迭声喊着好秋仪好姐姐。宾客们不知所以然，都站起来看。老浦摆摆手说，没什么，是她姐姐从乡下来了。旁边有知情的女宾捂嘴一笑，对老浦喊，是秋仪吧？老浦微微红了脸说，是秋仪，你们也知道，秋仪进了尼姑庵。

小萼追出饭店，看见秋仪身着黑袍站在街对面吵灯下。小萼急步穿越马路时看见秋仪也跑了起来，秋仪的黑袍在风中飒飒有声。小萼就站在路上叫起来，秋仪，你别跑，你听我说呀。秋仪仍然头也不回，秋仪说，你回去结你的婚，什么也别说，小萼又追了几步就蹲下来了，小萼捂着脸呜呜哭起来，她说，秋仪，你怎么不骂我？原本应该是你跟老浦结婚的，你怎么不骂我呢？秋仪现在站在一家雨伞店前，她远远地看着哭泣的小萼，表情非常淡漠。等到小萼哭够了抬起头，秋仪说，这有什么可哭的？世上男人多的是，又不是只有一个老浦，我现在头发还没长好，也不好出来嫁人，我只要你答应跟老浦好好过，他对得起你了，你也要对得起他。小萼含泪点着头，她看见秋仪在雨伞店里买了把伞，秋仪站在那里将伞撑开又合拢，嘴里说，我买伞干什么？天又不下雨，我买伞干什么？说着就把伞朝小萼扔过来，你接着，这把伞也送给你们吧，要是天下雨了，你们就撑我这把伞。小萼抱住伞说，秋仪，好姐姐，你回来吧，我有好多话对你说。秋仪的眼睛里闪烁着冷静的光芒，很快地那种光芒变得犀利而残酷，秋仪直视着小萼的腹部冷笑了一声，怀上老浦的种了？你的动作真够快的。小萼又啜泣起来，我没办法，他缠上我了。秋仪呸地吐了一口唾沫，他缠你还是你缠他？别把我当傻瓜，我还不知道你小萼？天生一个小婊子，打死你也改不了的。

秋仪的黑袍很快消融在街头的夜色中。小萼觉得一切如在梦中，她和老浦都快忘了秋仪了，也许这是有意的，也许本来就该这样，男人有时候像驿车一样，女人都要去搭车，搭上车的就要先赶路了。小萼想秋仪不该怪她，就是怪她也没用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小萼拿着那把伞走回饭店去，看见老浦和几个客人守在门口，小萼整理了一下头饰和婚纱，对他们笑了笑，她说，我们继续吧，我把他送走了。

小萼走到门口，突然想到手里的伞有问题。伞就是散，在婚礼上送伞是什么意思呢？咒我们早日散伙吗？小萼这样想着把手里的伞扔到了街道上。她看见一辆货车驶过，车轮把伞架碾得支离破碎，发出一种异常清脆的声响，噼，啪。

房子是租来的，老浦和小萼住楼下两间，楼上住着房东夫妇，那对夫妇是唱评弹的，每天早晨都练嗓，男的弹月琴，女的弹琵琶，两个人经常唱的是《林冲夜奔》里的弹词开篇。

老浦和小萼都是喜睡懒觉的人，天天被吵得厌烦，又不好发作，于是就听着，后来两个人就评论起来了，小萼说，张先生唱得不错，你听他嗓子多亮，老浦说，张太太唱得好，唱得有味道。小萼就用时朝老浦一捅，说，她唱得好，你就光听她吧。老浦说，那你就光听他的吧。两个人突然都笑起来，觉得双方都是心怀鬼胎。

住长了老浦就觉得张先生的眼睛不老实，他总是朝小萼身上不该看的地方看，小萼到外面去倒痰盂的时候张先生也就跟出去拿报纸，有一次老浦看见张先生的手在小萼臀部上停留了起码五秒钟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小萼咯咯地笑起来。老浦的心里像落了一堆苍蝇般地难受。等到小萼回来，老浦就铁青着脸追问她，你跟张先生搞什么名堂，以为我看不见？小萼说，你别乱吃醋呀，他跟我说了一个笑话，张先生就喜欢说笑话，老浦鼻孔里哼了一声，笑话？他会说什么笑话，小萼扑哧一笑说，挺下流的，差点没把我笑死，你要听吗？老浦说，我不听，谁要听他的笑话，我告诉你别跟他太那个了，否则我不客气。小萼委屈地看着老浦说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早就是你的人了。再说我拖着身子，我能跟他上床吗？老浦说，幸亏你大肚子了，否则你早就跟他上床了，反正我白天在公司，你们偷鸡摸狗方便得很，小萼愣愣地站了一会儿，突然就哭起来，跑到床背后去找绳子，小萼跺着脚说，老浦你冤枉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吓得老浦不轻，扑过去抢了绳子朝窗外扔。

小萼闹了一天，老浦只好请了假在家里陪她。老浦看小萼哭得可怜，就把她抱到床上，偎着她说说些甜蜜的话语，说着说着老浦动了真情，眼圈也红了，老浦的手温柔而忧伤地经过小萼的脸、脖颈、乳房，最后停留在她隆起的小腹上，老浦说，别哭，你哭坏了我怎么办？小萼终于缓过气来，她把老浦的手抓住贴在自己脸上摩挲着，小萼说，我也是只有你了，我从小爹不疼娘不爱，只有靠男人了，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只有死给你看。

整个冬天漫长而寂寞，小萼坐在火炉边半睡半醒，想着一些漫无边际的事。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院子里的唯一棵梧桐树，树叶早已落尽，剩下许多混乱的枝子在风中抖动。窗外没有风景，小萼就长时间地照镜子，因为辞掉了玻璃瓶加工厂的工作，天天闲居在家，小萼明显地发胖了，加上怀孕后粗壮的腰肢，小萼对自己的容貌非常失望。事实上这也是她不愿外出的原因，楼上张家夫妇的家里似乎总是热闹的，隔三差五的有客人来，每次听到楼梯上的说笑和杂沓脚步声，小萼就有一种莫名的妒嫉和怨恨，她不喜欢这种冷清的生活，她希望有人到家里来。

有一天张先生把小萼喊上去打麻将。小萼很高兴地上楼了，看见一群陌生的男女很诡秘地打量着她，小萼镇定自若地坐到牌桌上，听见张先生把二饼喊成胸罩，小萼就捂着嘴笑。有人给小萼递烟，她接过就抽，并且吐出很圆的圈儿。这次小萼玩得特别快活，下搂时已经是凌晨时分，她摸黑走到床边，看见老浦把被窝卷紧了不让她进去，老浦在黑暗中说，天还没亮呢，再去玩。小萼说，这有什么，我成天闷在家里，难得玩一回，你又生什么气？老浦说，我天天在公司拼命挣钱养家，回来连杯热茶也喝不上，你倒好，麻将搓了个通宵。

小萼就去掀被子，朝老浦的那个地方揉了揉，好啦别生气啦，以后再也不玩了。我要靠你养活，我可不敢惹你生气，老浦转过身去叹了一口气。小萼说，你叹什么气呀？你是我男人，你当然要养我。现在又没有妓院了，否则我倒可以养你，用不着看你的脸色了。老浦伸手敲了敲床板，怒声说，别说了，越说越不像话，看来你到现在还忘不了老本行。

结婚以后老浦的脾气变得非常坏，小萼揣测了众多的原因，结果又一一排除，又想会不会是自己怀孕了，在房事上限制了老浦所致呢？小萼想这全要怪肚子里的孩子，想到怀孕破坏了她许多乐趣，小萼又有点迁怒于未出世的孩子。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，这一点完全背离了小萼从前对婚姻的幻想。

在玩月庵修行的两年中，秋仪回去过两次。一次是听说小萼和老浦结婚，第二次是得到姑妈的报丧信，说是她父亲坐在门口晒太阳时，让一辆汽车撞飞了起来，再也醒不了了。秋仪回家奔丧，守灵的时候秋仪从早到晚地哭，嗓子哭破了，几天说不出话来。她知道一半在哭灵，一半则是在哭她自己。料理完丧事后秋仪昏睡了两天两夜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萼和老浦在一块巨大的房顶上跳舞，而她在黑暗中悲伤地哭泣，她的死去的父亲也从棺材中坐起来，与她一起哭泣。秋仪就这样哭醒了。醒来长久地回味这个梦，她相信它是一种脆弱和宣泄，并没有多少意义。

秋仪的姑妈拿了一只方戒给秋仪说，这是你的东西吧，我炒蚕豆的时候在锅里发现的。秋仪点了点头，想到那次路过家门不入的情景，眼圈又有点红。姑妈说，你什么时候回庵里呢？我给你准备了一坛子咸菜，你喜欢吃的。秋仪瞥了眼姑妈的脸，那么我是非回庵里去啦？我要是不想当姑子了呢？姑妈有点窘迫他说，我也不是赶你回去，这毕竟是你的家，回不回去随你的便。秋仪扭过脸去说，我就是想听你说真话，到底想不想留我？姑妈犹豫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，回去也好，你做了姑子，街坊邻居都没有闲话可说了，秋仪的眼睛漠然地望着窗外破败的街道，一动不动，泪珠却无声地滴落在面颊上。过了一会儿，秋仪咬着嘴唇说，是啊，回去也好，外面的人心都让狗吃了。

第二天秋仪披麻戴孝地回到玩月庵。开门的是小尼姑，她把门打开，一看是秋仪就又关上了。秋仪骂起来，快开门呀，是我回来了。她听见小尼姑在院子里喊老尼姑，秋仪回来了，你来对她说。秋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拼命地撞着门。等了一会儿，老尼姑来了，老尼姑在门里说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骗了我们；玷污了佛门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竟然有脸进庵门，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。秋仪尖叫起来，用拳头撞着门，我听不懂你的鬼话，我要进去，快给我开门。老尼姑在里面咋啦上了一条门闩，她说，我们已经用水清洗了庵堂，你不能再回来了，你已经把玩月庵弄得够脏的了，秋仪突然明白眼前的现实是被命运设计过的深渊绝境，一种最深的悲怆打进她的内心深处，秋仪的身体渐渐像沙子一样下陷，她伏在门上，用前额叩击庵堂大门时已是泣不成声，秋仪说，让我进去吧，我想躲一躲。我不愿意回去，外面的人心都让狗吃了，我没有办法只好回来了，你们就再收留我一次吧。玩月庵的大门被秋仪撞得摇摇欲坠，狗在院子里狂吠起来。老尼姑说，你走吧，你回来也没有饭吃了，施主少了，庵里的口粮也少了，多一张嘴吃饭我们就要挨饿。秋仪立刻喊起来，我有钱，我可以养活你们，你不要担心我分口粮，我的钱买口粮吃到老死也吃不完呐。老尼姑说了一句，那脏钱你留着自己用吧。秋仪听见她的迟滞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庵里的狗也停止了吠叫。秋仪重新面临一片死寂的虚无，反而是欲哭无泪。

附近的竹林里有几个农民在拔冬笋。他们目睹了秋仪在玩月庵前吃闭门羹的场景。秋仪面如土灰，黑白相杂的衣袍在风中伤心地飘拂。后来她开始满地寻找树枝杂木，收拢了一齐码在玩月庵的门前，农民们猜到她想引柴纵火，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，议论她会不会带着火种。然而秋仪没带火种，也许她最后缺乏火烧玩月庵的勇气。秋仪后来坐在柴禾堆上扶腮沉思了很长时间，其容颜憔悴而不乏美丽。竹林里的农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秋仪，有一个说：听说她从前是一个妓女。然后他们看见秋仪从柴禾堆上站了起来，她脱下身上的黑袍，用力撕成几条，挂在庵门的门环上。秋仪里面穿的是一件蓝底红花的织锦缎紧身突袄，色彩非常鲜艳，她站在玩月庵前环顾四周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复归原状。农民们后来看见秋仪提着个小包裹，扭着腰肢，悄悄地经过了竹林，她的脸上并没有悲伤。

到了1954年，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不再心存芥蒂，专门为妓女开设的劳动训练营几乎全撤销了。秋仪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心中反而怅然，她想她何苦这样东躲西藏的，祸福不可测，如果当初不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，她就跟着小萼一起去了。也许还不会弄到现在走投无路的局面。

秋仪回到她的家里时姑妈很吃惊，她说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再也不去庵里了？秋仪把小包裹朝床上一扔，说，不去了，做尼姑做腻了，想想还是回来过好日子吧。姑妈的脸色很难看，她说，哪儿会有你的好日子过呢？你是浪荡惯了的女孩，以后怎么办？秋仪说，不用你操心，我迟早要嫁人的，只要是个男的，只要他愿意娶我，不管是阿猫阿狗，我都嫁。姑妈说，嫁了以后又怎么办呢？你能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吗？秋仪笑了笑说，当然能，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？

姑妈一家对秋仪明显是冷淡的。秋仪也就不给他们好脸色看，做什么事都摔摔打打的。秋仪什么都不在乎，因此无所畏惧，只是有一次她扫地时看见了半张照片埋在垃圾里，捡照片的时候秋仪哭了，那是从一张全家福上撕下来的，光把秋仪一个人撕下来了，拍照时秋仪才八九岁的样子，梳着两条细细的小辫，对着照像机睁大了惊恐的眼睛。秋仪抓着半张照片，身体剧烈地颤动起来，她一脚踢开姑妈的房门，摇着照片喊，谁干的，谁这么恨我？姑妈不在，秋仪的表弟在推着刨子于木工活，表弟不屑地瞟了秋仪一眼，是我干的，我恨你。

秋仪说，你凭什么恨我？我碍你什么事了？表弟说，你回来于什么？弄得我结婚没房子。你既然在外面鬼混惯了，就别回来假正经了，搅得家里鸡犬不宁。秋仪站在那儿愣了会儿，突然佯笑着说，你倒是实在，可是你不摸老娘的脾气，有什么事尽管好好说，惹急了我跟你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表弟的脸也转得快，马上嘻笑着说，好表姐，那么我就跟你商量的，求求你早点儿嫁个人吧，你要是没有主我来当媒人，东街那个冯老五对你就很有意思。秋仪怒喝了一声，闭上你的臭嘴，我卖X卖惯了，用得着你来教？说着用力把门一撞，人就跟踉着走出了家门。

冬天的街道上人迹稀少，秋仪靠着墙走，一只手神经质地敲着墙和关闭的店铺门板，不仅是冬天的街道，整个世界也已经空空荡荡。秋仪走过凤凰巷，她忘不了这条小巷，十六岁进喜红楼之前她曾经在这里走来走去，企盼一个又英俊又有钱的男人扳铸的贞操买走，她拒绝了许多男人，最后等来了老浦。如果说十六岁的秋仪过了一条河，老浦就是唯一的桥，在这个意义上秋仪无法忘记老浦给她的烙印和影响。那时候凤凰巷里的人都认识秋仪，几年过去了，社会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，现在没有人朝秋仪多看一眼，没有人认识喜红楼的秋仪了。秋仪走过一家羊肉后，听见店里有人喊她的名字，一看是瑞凤，瑞凤从店里跑出来，一把拉住她的手说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进尼姑庵了吗？秋仪说，不想呆那儿了，就跑出来了。瑞凤拍拍手说，我说你迟早会出来，翠云坊的女孩在尼姑庵怎么过呢？瑞凤嘻嘻地笑了一气，又说，你去哪里？秋仪说，哪里也不去，满街找男人呢。瑞凤会意地大笑起来，硬把秋仪拉进羊肉店喝羊汤。

原来瑞凤就嫁了这家羊肉店的老板，秋仪扫了一眼切羊糕的那个男人，虽然肥胖了一些，面目倒也老实和善。秋仪对瑞凤说，好了，都从良了。就剩下我这块糟头肉，不知会落到哪块案板上？瑞凤说，看你说得多凄惨，你从前那么红，男人一大把，还不是随你挑。秋仪说，从前是从前呀，说完就闷着头喝羊汤。瑞凤突然想起什么，说对了，忘了告诉你小蓁生了个儿子，八斤重呢。你吃到红蛋了吗？秋仪淡然一笑，默 地摇摇头，过了一会儿又问，他们两个过得好吗？瑞凤说，好什么，听说老是吵架，小蓁那人你最了解，爱使小性子，动不动寻死觅活的。我看小蓁是死不了的，倒是老浦非让她缠死不可。秋仪低着头说，这是没办法的，一切都是无意。瑞凤说，你要去看他们吗？秋仪又摇头，她说，结婚时去看过一次就够了，再也不想见他们。

秋仪起身告辞时瑞凤向她打听婚期，秋仪想了想说，快了，凑合一下就快了。瑞凤说，你别忘了通知我们，姐妹一场，喜酒都要来喝的秋仪说，到时再说吧，要看嫁给什么人了。

半个月后秋仪嫁给了东街的冯老五，秋仪结婚没请任何人。过了好久有人在东街的公厕看见秋仪在倒马桶，身后跟着一个鸡胸驼背的小男人。昔日翠云坊的姐妹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惊诧不已，她们不相信秋仪会把下半辈子托付给冯老五，最后只能说秋仪是伤透了心，破罐子破摔了，她们普遍认为秋仪的心里其实只有老浦，老浦却被小蓁抢走了。

老浦给儿子取名悲夫。小蓁说，这名字不好，听着刺耳，不能叫乐夫或者其他名字吗？老浦挥挥手说，就叫悲夫，有纪念意义。小蓁邹起眉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老浦抱起儿子，凝视着婴儿的脸，他说，就这个意思，悲夫，老大徒伤悲，想哭都哭不出来啦。

小蓁坐月子的时候老浦雇了一个乡下保姆来，伺候产妇和洗尿布。老浦干不来这些零碎杂事，也不想干。咬着牙请了保姆，借了钱付保姆的工钱。这样过了一个月，老浦眼看着手头的钱无法应付四口之家，硬着头皮就把保姆辞掉了。小蓁事先不知道此事，她仍然等着保姆送水泡蛋来，等等不来，小蓁就拍着床说，想饿死我吗，怎么还不送吃的来？老浦手里握着两只鸡蛋走进来，他说你自己起来烧吧，保姆辞掉了。小蓁说，你怎么回事？辞保姆也不跟我商量，我坐月子，你倒让我自己起来烧，老浦说，再不辞就要喝西北风了，家里见底了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蓁白了老浦一眼，五根金条，鬼知道是怎么折腾光的。老浦的眼睛也瞪圆了，梗着脖子喊，我现在不赌不嫖，一分钱也不花，不都是你在要吃好的要穿好的？你倒怪起我来了。小蓁自知理亏，又不甘认输，躺到被窝里说，不怪你怪谁，谁让你没本事挣大钱的？老浦说，你还以为在旧社会，现在人人靠工资吃饭，上哪儿挣大钱去？除非我去抢银行，除非我去贪污公款，否则你别想过阔太 的日子了！

小蓁仍然不肯起床做家务，老浦无奈只好胡乱做些吃的送到床边，不是咸了就是淡了，小

蓼皱着眉头吃，有时干脆推到一边不吃。老浦终于按捺不住，砰地把碗摔在地上，老浦说，不吃拉倒，我自己还愁没人伺候呢。你这月子坐到什么时候才完？小蓼和怀里的婴儿几乎同时哭了起来，小蓼一哭起来就无休无止，后来惊动了楼上的张家夫妇，张太太下楼敲着门说，小蓼你不能哭了，月子里哭会把眼睛哭瞎的。小蓼说，哭瞎了拉倒，省得看他的脸。但是张太太的话还是有用，小蓼果然不再哭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小蓼悉悉索索地起了床，披了件斗篷到厨房里去，煎煎炸炸，弄了好多碗吃食，一齐堆在碗橱里，大概是想留着慢慢吃。

这个时期老浦回家总是愁眉紧锁，唉声叹气的，儿子夜里闹得他睡不好觉，老浦猛然一个翻身，朝儿子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。小蓼叫起来，你疯啦，他才多大，你也下得了这毒手。老浦竖起自己的手掌看了看，说，我心烦，我烦透了，小蓼往老浦身边凑过去，抓住他的手说，你再打，连我一起打，打死我们娘俩你就不烦了。老浦抽出自己的手，冷不丁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，老浦哑着嗓子说，我该死，我该打自己的耳光。

第二天老浦从公司回来，表情很异常。他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叠钱，朝小蓼面前一摔，你不是嫌我没本事挣钱吗，现在有钱了，你拿去痛痛快快地花吧。小蓼看着那叠钱疑惑地问，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？老浦不耐烦他说，那你就别管了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

靠着这笔钱小蓼和老浦又度过了奢华惬意的一星期。小蓼抱着悲夫上街尽情地购物，并且在恒孚银楼订了一套黄金饰物，小蓼的心情也变得顺畅，对老浦恢复了从前的温柔妩媚。直到有一天，天已黑透了，老浦仍不见回来。来敲门的是电力公司老浦的两个同事。他们对小蓼说，老浦出了点事，劳驾你跟我们去一趟吧。小蓼惊惶地看着来人，终于意识到了什么。她把悲夫托给楼上的张太太，匆匆披上件大衣就跟着来人去了。

在路上电力公司的人直言不讳地告诉小蓼，老浦贪污了公款，数目之大令人不敢相信，小蓼说不出话，只是拼命拉紧大衣领子，借以遮挡街上凛冽的寒风，电力公司的人说，老浦过惯了公子少爷的生活，花钱花惯了，一下子适应不了新社会的变化，这时小蓼开始呜咽起来，她喃喃他说，是我把老浦坑了，我把老浦坑了。

老浦坐在拘留所的一间斗室里，看见小蓼进来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是没有说话。老浦的脸色呈现出病态的青白色，未经梳理的头发凌乱地披垂在额上，小蓼走过去抱住他的头，一边哭着一边用手替他梳理头发。

没想到我老浦落到这一步。老浦说。

没想到我们夫妻缘分这么短，看来我是再也回不了家了。你一个人带着悲夫怎么过呢？老浦说。

等悲夫长大了别让他在女人堆里混，像我这样的男人没有好下场。老浦最后说。

老浦站起来，揽住小蓼的腰用力亲她的头发、眼睛和嘴唇，老浦的嘴唇冰凉冰凉的，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茫然而空洞的白光。小蓼无法忘记老浦给她的最后一吻，它漫长而充满激情，几乎令人窒息，直到很久以后，小蓼想起与老浦的最后一面，仍然会浑身颤抖，这场疾风暴雨的婚姻，到头来只是一夜惊梦，小蓼经常在夜半发出梦魇的尖叫。

昔日翠云坊的妓女大多与老浦相熟，1954年3月的一天，她们相约到旧坟场去送老浦最后一程，看见老浦跪在那里，嘴里塞着一团棉花，老浦没穿囚服，身上仍然是灰色的毛料西装。当枪声响起。老浦的脑袋被打出了血浆，妓女们狂叫起来，随即爆发出一片凄厉的恸哭，有人尖叫，都是小蓼，都是小蓼害了他。

小蓼没有去旧坟场。老浦行刑的这一天，小蓼又回到玻职瓶加工厂上班，她的背上背着儿子悲夫。小蓼坐在女工群里，面无表情地洗刷着无穷无尽的玻璃瓶，到了中午十点钟光景，悲夫突然大声啼哭起来，小蓼打了个冷颤，腾出一只手去拍儿子。边上有个女工说，孩子是饿了吧？你该喂奶了。小蓼摇了摇头，说，不是，是老浦去了，可怜的老浦，他是个好人，是我扳蛀坑了。

秋仪也没有去送老浦。从坟场回来的那群女人后来聚集到秋仪的家里，向秋仪描述老浦的惨相，秋仪只是听着，一言不发。秋仪的丈夫冯老五忙着给女客人殷勤地倒茶，秋仪对他说，你出去吧，让我们在这里叙叙。冯老五出去了，秋仪仍然没有说话，等到女人们喝完了一壶茶，秋仪站起来说，你们也出去吧。人都死了，说这说那的还有什么用？我想一个人在

这里呆着，我心里乱透了。

这天晚上下雨，雨泼打着窗外那株梧桐树的枝叶，张家的小楼在哗哗雨声中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。小萼抱着悲夫在室内坐立不安。后来她看见窗玻璃上映出秋仪湿漉漉的模糊的脸。秋仪打着一把伞，用手指轻轻地弹着窗玻璃。

小萼开门的时候眼泪止不住淌了下来。秋仪站在门口，直直地注视着小萼，她说，小萼，你怎么不戴孝？小萼低着头回避秋仪的目光，嗫嚅着说，我忘了，我不懂这些，心里乱极了。秋仪就从自己头上摘下一朵小白花，走过来插在小萼的头发上，秋仪说，知道你会忘，给你带来了。就是雨太太，弄湿了。小萼就势抱住秋仪，哇地哭出声来，嘴里喊着，我好悔，我好怕呀，是我把老浦逼上绝路的。秋仪说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男女之事本来就是天意，生死存亡就更是无意了。你要是对老浦有情义，就好好地养悲夫吧，做女人的也只能这样了。

秋仪抱过悲夫后就一直不放手，直到婴儿酣然入睡，秋仪看着小萼给婴儿换尿布脱小衣裳，突然说，你还是有福气，好坏有一个胖儿子。小萼说，我都烦死了，你要是喜欢就抱走吧。秋仪说，当真吗？当真我就抱回家了，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。小萼愣了一下，抬头看秋仪的表情，秋仪背过身去看着窗外。我上个月去看医生了，医生说我没有生育能力，这辈子不会怀孩子了。小萼想了想说，没孩子也好，少吃好多苦。秋仪说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吃点苦算什么？我是不甘心呀，说来说去都是以前自己造的孽，谁也怨不得。

两个人坐着说话，看着窗外雨依然下着，说话声全部湮没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了。小萼说，雨停不了，你就陪我一夜吧，我本来心里就害怕，有你在我不怕了。秋仪说，你不留我我也不定，我就是来陪你。的，毕竟姐妹一场。

午夜时分小萼和秋仪铺床睡下，两个人头挨着头，互相搂抱着睡。秋仪说，这被头上还有老浦的头油味。小萼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秋仪在黑暗中叹了口气说，这日子过得可真奇怪呀。

只听见雨拍打着屋顶和梧桐，夜雨声幽幽不绝。

小萼做了一年寡妇。起初她仍然带着悲夫住在张先生的房子里，以她的收入明显是交不起房租和水电费的。玻璃瓶加工厂的女工向小萼询问这些时，小萼支支吾吾地不肯回答，后来就传出了小萼和说评弹的张先生私通的消息。再后来小萼就带着悲夫报到女工宿舍来了，据说是被张太太赶出来的，小萼额上的那块血痂，据说是张太太用惊堂木砸出来的，血痂以后变成了疤，一直留在小萼清秀姣好的脸上。

第二年小萼就跟个北方人走了。那个北方男人长得又黑又壮，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年纪。玻璃瓶厂的女工都认识他。她们说他是来收购二种墨绿色的小玻璃瓶的，没想到把小萼也一起收购走了。

离乡的前夜，小萼一手操着包裹一手抱着悲夫来到秋仪的家。秋仪和冯老五正在吃晚饭，看见小萼抱着孩子无声地站在门洞里。秋仪放下筷子迎上去，小萼已经慢慢地跪了下来。我要走了，我把孩子留给你。秋仪慌忙去扶，小萼你说什么？小萼说，我本来下决心不嫁人，只想把悲夫抚养成人，可是不行，我还是想嫁男人。秋仪把小萼从地上拉起来，看小萼的神色很恍惚，像梦游人一样。

秋仪抱过悲夫狠狠地亲了一下，然后她又望了望小萼，小萼坐在椅子上发呆。秋仪说，我料到会有这一天的。我想要这个孩子。小萼哇地一声哭了，竹椅也在她身下咯吱咯吱地哀鸣，秋仪说，别哭了，悲夫交给我你可以放心，我对他会比你更好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小萼抽泣着说，我什么都明白，就是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。

去火车站给小萼送行的只有秋仪一个人。秋仪原来准备带上悲夫去的，结果临出门又改变了主意，光是拎了一兜水果话梅之类的食物。在月台上秋仪和小萼说着最后的悄哪话，小萼的眼睛始终茫然地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。秋仪说，你在望什么？小萼苍白的嘴唇动了动，我在找翠云坊的牌楼，怎么望不见呢？秋仪说，哪儿望得见牌楼呢，隔这么远的路。

后来火车就呜呜地开走了，小萼跟着又一个男人去了北方。这是1954年的事。起初秋仪收到过小萼托人代笔的几封信，后来渐渐地断了音讯。秋仪不知道小萼移居北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到了悲夫能认字写字的年龄，秋仪从箱底找出小萼写来的四封信，用红线扎好

塞进炉膛烧了。悲夫的学名叫冯新华，是小学校的老师取的名字。冯新华在冯家长大，从来没听说过自己的身世，从来没有人告诉他那些复杂的陈年旧事。

冯新华八岁那年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薄薄的小圆铁盒，是红绿相间的，盒盖上有女人和花朵的图案。他费了很大的劲把盖子拧开，里面是空的，但是跑出一股醇厚的香味，这股香味挥之不去，冯新华对这只小铁盒很感兴趣，他扳贮在地上滚来滚去地玩，直到被秋仪看到。秋仪收起那只盒子，锁到柜子里。冯新华跟在后面问，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秋仪回过头，精神很凄惻。她说，这是一只胭脂盒，小男孩不能玩的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